

大公報社評

建制派及時聯署 主席有權調議程

立法會全體建制派議員，昨日聯署去信立會主席梁君彥，要求在法院審理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前，不要再給予梁頌恆、游蕙禎二人以重誓機會，否則，建制派議員將會採取一切可行辦法，阻止二人重誓。

按照高院排期，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將於下月三日開始審理，也就是說，連同下周三（二十六日）及再下周三（十一月二日）在內，立會尚有兩次會期，在此兩次會上如何處理梁游二人的重誓問題，主席取向是關鍵。

根據立會《議事規則》的程序，宣誓是排在提出動議及審議之前的，即如果尚有議員未誓，那就先要解決宣誓問題才能進入其他議程。眼前，反對派堅持要搶在法院前讓兩人在下週三重誓，主席梁君彥則未置可否。

在此情形下，三十九位建制派議員昨日的聯署信就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一方面是敦促梁君彥不要再給予兩人重誓機會，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心跡」，即一旦主席「鬆手」，他們就

會不惜一切採取必要行動，包括再度「流會」，務必要阻止兩人再次宣誓。

建制派議員這一行動，不是什麼自恃人多勢眾或向主席施壓，更不是濫用議會程序，而是確實如召集人廖長江日前所言，是一個別無選擇的「痛苦」決定，但同時又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比起捍衛國家民族尊嚴，沒有什麼是更為重要和值得付出的。

事實是，要阻止梁游二人重誓，主席梁君彥完全可以依法做到，建制派議員的聯署信不是「不情之請」。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立法會主席行使的職權共有六項，一是「主持會議」，二是「決定議程」，包括由政府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程。於此清晰可見，梁君彥是完全有權調動議程，把梁游二人的重誓押後到下週三和再下週三之後，而先行就其他議題進行審議。如此既可尊重司法，同時又不會耽誤議會工作的正常進度，且完全符合主席權限，正是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為？

事實擺在眼前，不容梁頌恆、游蕙禎二人重誓，不容「港獨」分子進入議會，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大是大非問題。特區是國家的特區，立法會是按「一國兩制」由基本法授權成立的特區立法機關，不是什麼「三權分立」，更不是什麼「獨立政治實體」，在立法會內以「支那」辱國和宣揚「港獨」，是絕對不可以容許的事情。更何況兩名當事人怙惡不悛、拒絕認錯道歉，就更是罪無可恕，不予重誓和褫奪就任資格，已經是最輕的懲罰了。

可以相信，在下月三日舉行的高等法院處理特首和律政司入稟的司法覆核聆訊上，就梁頌恆和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儀式上作出的違法違規的醜惡政治表演，法庭是會依法作出嚴正裁決的，兩人將會得到應得的懲處，輕則喪失當選及就任資格，重則還要按其參選「確認書」就擁護基本法和反對「港獨」作出的虛假陳述追究兩人的刑事責任。玩火者必自焚，此之謂也。

井水集

不能放過鄭松泰

連日來，各方人士和市民都在關注梁頌恆和游蕙禎的「發『獨』誓」事件，紛紛予以聲討和譴責；但是，與此同時，另一宗同樣情節惡劣的事件卻未有受到應有的注意，值得提出及予以追究。

就在上周三立法會會上，主席梁君彥容許梁游二人重誓，三十九位建制派議員在關鍵時刻齊齊起身離座，離開議事廳，「製造」流會，以阻止二人重誓。

然而，就在這一嚴肅時刻，還留在議事廳內的新當選議員、「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卻乘建制議員都不在場之際，走到他們的座位上，把擺放在枱頭的國旗和區旗都拔出再倒插回去。

事實擺在眼前，梁頌恆、游蕙禎以惡言辱國，正面臨不予重誓及失去就任資格，這個鄭松泰，卻在同一時間幹出顛倒國旗區旗的惡行，且是在建制派議員不在座的時候，以跡近小偷盜竊的行徑而作出，試問此種惡行又是否可以容許和不被追究？

一句「支那」，固然傷及全體國人、華人之心，同時「喪格辱國」，但將國旗倒插，何嘗又不是傷害國人自尊、感情和辱國的行為？一面國旗，是國家主權和人民的象徵，更是歷史上無數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所換來，是否可以容許任何人將之隨意倒插、肆意褻瀆？

更何況，根據基本法只有數條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及在港實施，其中第一條就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

這一條「國旗法」，是全國性法律，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回歸以來「長毛」和「棺材佬」古思堯等人即曾因焚燒、塗污等侮辱國旗區旗的行為而被定罪和判處入獄。

眼前，鄭松泰身為特區立法機關一員，竟敢在議事廳內侮辱國旗區旗，立會主席和建制派議員必須對之作出生追究，當局必須予以正視和依法嚴懲，不能輕輕放過。

關昭

阻反美示威觸歷史禁忌 沖繩知事斥荒謬至極

辱罵「支那人」日兩惡警被處分



▲民眾21日在大阪府廳前聚集，抗議知事松井一郎護短

網上圖片



▲辱罵示威者是「土人」的警員
網上圖片

▲辱罵示威者是「支那人」的警員
網上圖片

受辱沖繩人：感覺回到二戰前

【大公報訊】據共同社報道：來自大阪的防暴警察出言不遜，以「支那人」、「土人」辱罵沖繩反美示威者，嚴重傷害了沖繩當地民眾的感情。這是由於會讓民眾想到在明治時代強行將沖繩併入日本的「琉球處分」後，他們遭區別對待的辛酸歷史。

參加示威的沖繩縣宇流麻市前法官仲宗根勇指出：「針對沖繩的潛在殖民地意識一直連綿不斷。」對於此事中20多歲的防暴警察口出歧視言論，仲宗根擔憂地表示「一想到年輕人口中冒出『土人』一詞，可見歧視根深蒂固。」

71歲的沖繩大學校長仲地博表示，「感覺像時代退回到了嚴重歧視沖繩的二戰前。」仲地指出，部分人主張沖繩明經濟上受惠卻反對美軍基地的做法，根本說不通。他認為，「之所以出現如此粗暴的言論，背後因素是厭惡沖繩的情緒高漲。」

沖繩縣所屬的群島古稱琉球，從明代起向中國朝貢。1609年，來自九州薩摩島津氏侵略琉球，改變了琉球的歷史地位。1879年，明治維新的日本推行「廢藩置縣」，在琉球實行「琉球處分」，設立沖繩縣，導致琉球被廢國，正式併入日本。此後，日本開始了琉球國土和琉球島民的「被日本化」和「被沖繩化」的過程，導致二戰沖繩戰役中，數十萬沖繩島民傷亡的悲劇。在戰役前，日本政府還下達「玉碎令」，逼迫26萬琉球平民用跳崖等各種方式自殺。戰後美軍接管沖繩，興建軍事基地，1972年正式歸還日本。



▲沖繩反美示威者18日與警方對峙
網上圖片



▲沖繩縣長翁長雄志20日召開記者會
網上圖片

不滿中央政府提出的美軍基地搬遷計劃，沖繩縣近來反美情緒高漲。民衆18日跑到東村高江附近的美軍直升機坪工地外示威。當地警方立即調派防暴警員到現場維護秩序，兩派人馬便隔着鐵絲網圍欄對峙。其間，在場的警員出言侮辱示威者，整個過程被拍下，引起外界譴責。

上傳到YouTube的影片顯示，事件發生在早上9點50分左右，當時有示威者緊抓圍欄搖晃，並高叫口號。一名年約20歲的警員向抓着鐵絲網的示威者大喊：「抓哪兒呢，白痴？你這個土人。」與此同時，另一段短片中，有示威者向警察說「眼睛發紅」，卻遭到另一名20來歲的警察惡言相向，大喊「閉嘴，支那人」。

在日語中，「土人」意指野蠻人，「支那人」則是二戰時期日本對華人的侮辱性稱呼，兩者均被視為禁忌。另外，日本右翼相信網上流言，認為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沖繩反美示威，故有人會以「支那人」辱罵反美人士。

沖繩近代史學家伊佐真一指出，二戰

沖繩戰役前，被派往當地的日本官員和警員，瞧不起沖繩人，蔑稱他們為「土人」。伊佐解釋，這些字眼會觸發當地人對於二戰沖繩戰役時沖繩人慘遭大屠殺，更被日本士兵強逼自殺的歷史和回憶。

警局發放道德倫理指引

根據警方的資料，涉事者分別為29歲和26歲，來自大阪府警署，當時被抽調到沖繩維持秩序。據稱，涉事的警察在接受調查時曾辯稱「詳細情況記不清了」，但在觀看視頻後承認「情緒一時激動」，說了不該說的話。那名辱罵「支那人」的警察還辯稱，自己是受了現場右翼民間團體的影響。右翼分子辱罵示威者「支那人滾回去」後，自己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支那人」。沖繩縣警方對事件表示極度遺憾，19日晚將兩人調回大阪。

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表示憤怒，認為事件「荒謬至極」，20日召見沖繩縣警本部長池田克史，提出嚴正抗議。由於外派的警察由本縣警方管理，池田對此深表歉意。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就警員不當言論表示非常遺憾，強調絕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大阪府警方調查事件後認爲，上述兩人的言論不適當，21日決定給予處分，兩人的上司也收到口頭警告。大阪府警方承諾以後不會有同類事件發生。日本警察廳也下令所有警局向警員發放全面的倫理道德指引，防止不適言論事件再次發生。

大阪知事「護短」面臨下台

不過，大阪府知事松井一郎得悉事件後卻爲警員辯護，面臨下台壓力。松井指看過有關短片，認爲警員雖表達失當，但警員當時遵從指令和執行任務，又稱讚「在家外面也做得很好」，「是否示威行動實在太過激了（才導致說錯話）」。翁長雄志即批評松井不顧及沖繩人民的感受。有網民斥松井，「根本不了解事情的關鍵」。約200名的市民21早上於大阪府廳前聚集抗議，活動期間高呼「松井撤回言論」等口號，更有人要求松井辭職。

專家：「支那」引沖繩人極大反感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楊州報道：日本沖繩民衆就兩名警員以「支那人」字眼辱罵提出抗議，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指出，「支那」一詞自日本侵華時期已成貶意，才引起沖繩人極大反響。香港歷史學會會長呂元驥則稱，警隊對有關言行表示遺憾，此舉說明當局考慮到「支那」一詞對全球的影響力。

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表示，「支那

」一詞源於印度，唐朝期間日本來華學習中華文化，從唐朝的佛經吸取而來，初時並無貶意，其後隨着日本軍國主義冒起，不希望直呼中國名稱，便藉用印度的「支那」刻意貶低中國，其後日本軍人侵華期間以「支那」稱呼席捲中國，自此，不單是中國，全球有歷史知識的人亦知道「支那」帶有貶意。

呂元驥指出，「支那」在日本侵華前

是中性詞，但戰爭時期使用該詞的頻率過高，改變了「支那」的詞性。

談及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的「支那」言行，他認爲，二人的舉動是帶有預謀和目的，企圖裏應外合，達到政治目的，從而影響到年輕人的歷史價值觀。至於初中史課改，呂元驥表示，中史定爲必修課，並延長至中五，僅三年不能建構出完整的歷史觀。